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貢生臣劉塏

續文章正宗卷五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冦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冦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凡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决曹村既築靈平復决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令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

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
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令二聖躬信
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
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

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
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
然如顔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
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
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
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
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

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遼夏者敵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戸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

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盖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灶爇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陜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曽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

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曽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

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
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
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
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
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
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
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宫退

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

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令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

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

於方冄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利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

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鳯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
考之功

趙康靖公神道碑代張文宋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
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
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
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於今卿相大

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大人詩之所

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曽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邱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

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黄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牓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

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廪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以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

民患公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隄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於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税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税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詰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冦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修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
賜三品服糺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
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
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
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
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

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馬會獵於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

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叅職事所當辨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

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閲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

以老疾閒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勲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於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於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

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曽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寛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蹤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抗章言修無罪為

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徃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畧如此至於敦尚契

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鑒於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

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於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

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人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

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
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
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
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
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
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
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
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

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才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

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
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
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
之頃以其閒選將屬士堅城鋭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決勝小
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
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
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

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六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冦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

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於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諍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寇自是民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

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盖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敵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道申敕

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請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公前以其所乘馬

賜公朝廷知之自是敵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歷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氂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復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

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難拒
絶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
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也若已封
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
怨必自是始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
理矣是一舉而失二敵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
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戸失舅甥之懽
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

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横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為髙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髙若訥代之旹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

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關仁宗大
喜至於今計司先郊告辦盖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
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
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
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
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
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
敵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敵獲福乎敵鹽滋多非用兵

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戸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宫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

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宫垣為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之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三

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
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
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
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
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
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
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
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

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
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
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
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嶮之人布之言路違
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
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
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
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
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嶮詖皆直言
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
之私廹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
自信不䘏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
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
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静故所至皆不言

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
朝判流内銓建言畿内税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
畿内税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潞帥張昇發
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
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令互言而兩罷
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
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

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安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

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
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
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
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
以招智髙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横賦
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
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
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

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

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甞敢先公也其後未朞

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

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泰州時諒祚方

驕僭閱士馬築堡箄箄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

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

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牢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

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

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

敢為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
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
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
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
都省請知鄭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
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
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
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代言之臣未嘗副

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

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册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萬遷戸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

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二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虚府

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
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内東門
别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
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
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
及内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
免服除以安石不悦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
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

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强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陜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揺關輔京西漕擻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滿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

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

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

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内徙李彞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

開拓之議皆行憸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敵意安在公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以此得罪今禧黠敵顧如

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敵交口上曰朕念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敵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録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稾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

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
以其故撤敵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
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
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
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足兵之地矣非老
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
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
三敵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

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於
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為恐慄上
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
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甞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
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
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
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
因泫然泣下賜帶如甞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

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

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粥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

如舊令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
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
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
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
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
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
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
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

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
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
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
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注仁宗樂書
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
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
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
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

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
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
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
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
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容說者所
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公其庶幾乎烏乎
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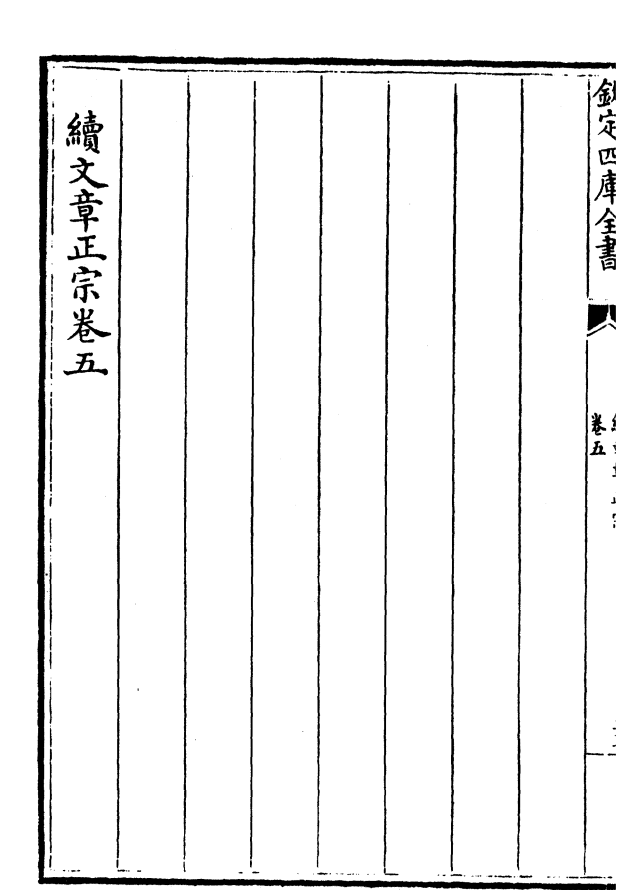
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
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
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問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
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
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
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
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

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
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為
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
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
然久之曰吾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
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
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於北牖
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

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為江河匯為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

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
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續文章正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幬

續文章正宗卷六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叙事元老大臣事迹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

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曽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吴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
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
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
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
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
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毎進

見輙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

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
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
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
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
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
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别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
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

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迴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

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令五寨存故敵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敵巢穴河内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

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敵有議下太原師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

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隷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
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
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
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
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
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
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

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
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
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
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
流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
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
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欲
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

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刋修唐書俄入翰林
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
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
召寘三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
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
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
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

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閩者稱善四年求罷還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

所言多聽河決商湖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湖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堤坊疏其下流浚

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横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藉藉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

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邉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揔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

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宫中嘗養此人

令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内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令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宫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

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當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

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輙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熈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
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
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
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
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
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頴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
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
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

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

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
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
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
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
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
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兹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

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晋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

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没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歴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寛而不弛吏民安之

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恷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愁皆將仕郎孫女

七人皆適士族公之任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儉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柅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忠宣范公墓誌銘

曾肇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潁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

公為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
眷侍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
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
崩不視朝閤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賻外賜其家銀
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
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于墓隧碑首又詔葬日為輟視
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高
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

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
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曽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
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
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文正公
論議設張紀于國書暴于天下有德有勞為宋名臣畜
不盡施鍾于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
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為其徒誦說書義
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為文長

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廼出仕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為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為著作林用舉者名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衞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有詔劾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

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其官為江東轉運判官擢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
官異論公言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
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
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
王為皇夫人為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
出房闥異日或為權臣矯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
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

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繇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

謂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為戒者以閧公作尚書觧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遠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甞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

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上方鋭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敝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憸倖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令在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

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迺罷諫院留修起居注
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
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
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
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
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
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為將
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

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
大穰或言公禀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比
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
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
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迺去獄成
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
多盜訟前守卒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
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

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

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為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

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陜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邉臣
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
章塞上以謝邉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
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
三年春拜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為
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
章惇鄧綰公皆力為救觧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
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

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譖言黜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公復為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為詩傅會觧釋以為謗訕者言遂

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説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迺以公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迺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為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為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

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為壅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令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為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啓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為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頼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為之大敝至于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

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輙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自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啓之及是公又以

為言羣御史摭蘇軾所行制詞以為訕及先朝蘇轍嘗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為言上怒儗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卲以為責輕之卲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卲為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為

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頴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從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賛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如廢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從公即為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

喪明告老大臣弗許通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它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寛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為忮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繇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歴事四世終始無閒言自為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故公殁之日幼子五

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
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令舉以祔五
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
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
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穀通直郎郭忠孝正民
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
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女一曾孫一蓋
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

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
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
焉其在朝廷惟務奬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
為消長有文章論議五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
於平恕不為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寜元豐時後必
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讐復之禍令
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
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

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凴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為不朽維後有人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

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雠公為虛舟世奪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嶷嶷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還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為嗇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

仕蘇公薨于潤州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司空走中使
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
義理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
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為氏在周忿生實為司
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章後十有三世
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頲相唐聲列並大至本
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事五
世為時元臣退老于家始終一德可謂盛哉瓌世家武

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光誨仕閩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為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為公曾祖諱其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為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

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為丹徒人公曾祖
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
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
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游是時魏公
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
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為别試第一遂中其
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江
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

公時為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在館九年康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歎逌以知頴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為度土產有無高估緩期官自為市民不知擾而課最他郡頴人德之還為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刁四河以疏畿內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

果有水畨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為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為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敵使出避兵叩門欲入捄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敵有變捄兵亦欲乘閒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為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修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

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徒隷恐汚辱衣冠仲宣遂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厲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

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令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臯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懐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臯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文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
固執不行迺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
寢公以守職不回絀人望益重賔客滿門日奉朝請雖
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檐石不充無愠色歲餘會恩
得知婺州徙亳州歸勾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
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
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召為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饑
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迺命知杭州補敗

棣荒恩意户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隷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容使捕首惡十數輩付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台修國史提舉中太一宫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為能會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鞫獄成公坐失出杖皐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祕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於徽之屬

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所殺事獄具輙為法官所駮或謂公欲寛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辠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寛亦不敢諭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縁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甚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辠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閲獄詞疑不直詔史劾實御史推窮逥

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囚詞以為有請得其槀于獄吏家於是種民抵辠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亦辭行改知滄州入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輙為事奪豈非命也如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時亶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官判公嘗建請歸諸司於尚書省以復

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毋疾在告上恠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及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

所欲亦心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己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為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論於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卭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三

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告歸廼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人或以事屬公不荅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詆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為人言也凡所施為主於寬恕故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歎息而去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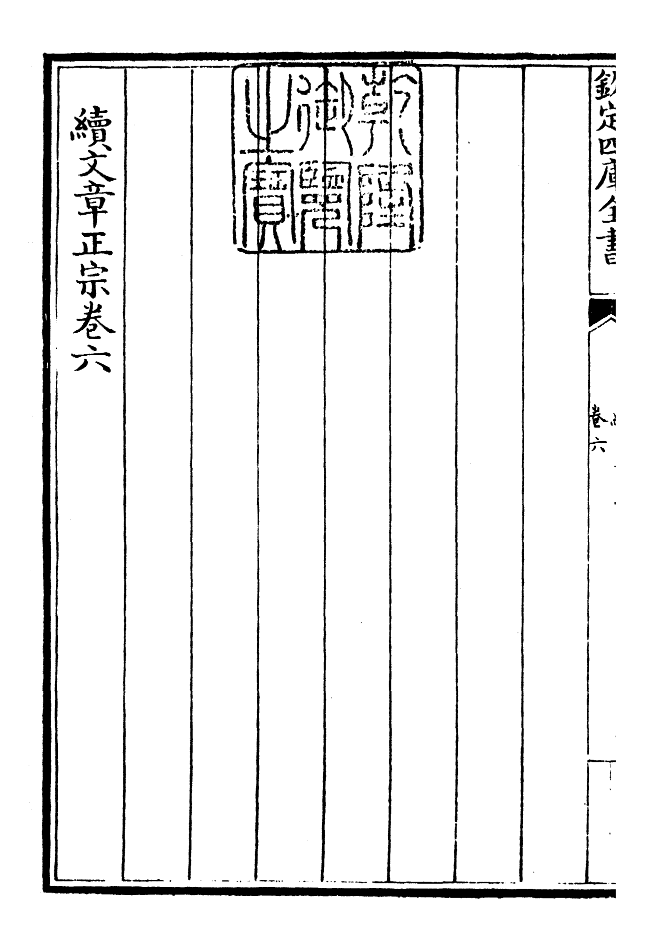
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為人
言亹亹不絶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
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
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歎焉至於因事建明
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
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欲
分文武選於吏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别公
奏唐制吏部有三銓令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

以主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定焉它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擿拾次比為書再朞而成合二百五十卷書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録前後再使契丹熈寧十年冬至本朝歴先契丹一日公適在敵中敵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為言歴家筭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歴可也上聞善之嘗奉詔校歴因奏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為密卒不能易

也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
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
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
國時吳有暨艷造營府之論恐其後閩陶鄉里延崇安
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公為文章馴雅有體尤為宋元獻
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累勳上柱國爵公開國趙
郡邑戶四千七百實食一千三百元妃凌氏吳國夫人
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

則女六子袁嘉朝奉郎駉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鼎朝散郎劉瑄襄州錄事參軍賈收其壻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輿行冲李輔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女十二嫁者六人曽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為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畧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已銘曰

蘇姓之興自周司寇列用中罰有蕃其後更漢逮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紹居遭亂南遷俟時而顯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為宋世臣德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河海函山畜問無不酬鍾叩龜卜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於言行規圓矩方不競不絿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詘信色無欣戚吾誰黨讐人孰惡斁晚躋鼎軸師保東宮五朝元老勇退齊終樂安之亭樓魄于此尚對前休公多才子



續文章正宗卷六